

中国预言

世纪末的热门话题



今日中国出版社

2 021 5656 7

中国预言

——世纪末的热门话题

肖 聿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责任编辑:浅川

中国预言

——世纪末的热门话题

肖 聿 著

出版: 今 日 中 国 出 版 社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天津市东方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185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2-0645-9/Z·150

定价: 6.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话说预言 1

第二章 占龟与祝著 1

最古老的占卜术	10
“筮不过三”的狡狴	13
“筮短龟长”	14
屈原问卜	15
贾谊的困惑	16
姜子牙与文王父子	17
陈胜吴广的妙计	18
樊英的遥视功能	19
预言名家管辂	19
预测考卷	20
预言与魏忠贤之死	21
多尔袞与预言	21
聪明的马敬六	22
“十二灵棋卜”和“火珠林法”	22
树老果子甜	24
今人的自卑	24

第三章 易卦与古代预测学

美食文化与“吃祖宗”	27
圣人没空玩魔方	28
《易经》预测的“道”与“术”	32
鬼使神差的成卦操作	33
从卦象看未来	35
独特的世界模式	38
以体用关系测未来	39

第四章 易卦预测万花筒

几经沧桑的《易经》	41
八卦救文王	42
孔子不愧是孔子	43
做一次事后诸葛	45
《落山风》与《蛊》卦	46
太后的自知之明	47
《易》不为小人谋	48
司马季主的预言观	49
诸葛亮的六壬课	51
普及并不全是好事	52
善操《易》术的淳于智	53
一行和尚奇术报恩	54
《易》圣公黄贺	56
邵雍的预测奇术	57
预知人与物的“劫数”	58
从《梅花易数》引出的阿Q精神	59
康熙皇帝身边的预言家——刘禄	60

时空遥视还是心灵感应？	60
易卦为什么不能使人人都成为预言家？	61

第五章 星象与国运

预言术的鼻祖	63
春秋时期的星象术	65
司马迁与星象术	68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68
李淳风与唐太宗打赌	70
以星象术扬名的预言家	71
可怕的灾星	73
宋景公感动了荧惑星	74
诸葛亮的观星术	75
星象术灵验吗？	76
现代科学的挑战	78

第六章 预言命运——古人的奢求

“天命”昭昭：两个男孩之死	80
密康公的“福分”	81
玉碗的“劫数”	82
命运之谜	83
古人的命运观	84
星命术的人生命运座标	86
五行生克——传统星命术的核心	87
张果老论王勃命造	89
因卜得赏	90
文天祥知命	91

走火入魔：为泥人算命	91
乾隆皇帝与术士	92
皇帝应当全都属龙？	93
《金瓶梅》中的星命术	95
宝黛为什么没能终成眷属？	96
“世人皆醉”吗？	97
隔夜算命	98
“料事如神”的符号学机理	99
《英耀篇》——骗子的自白	100
老庄哲学与皇帝当和尚	103
星命术预言的余响	105

第七章 是真，是幻？

梦——谜中之谜	107
古人的追求与无奈	108
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深层心理学	110
殷高宗的政治冒险	111
以预言梦开国的周朝	112
占梦预言者的两难处境	113
令人生疑的梦	114
太厉的索命梦	114
吴王夫差的亡国梦	115
认兽作父的皇帝	116
反梦正解的圆梦术	117
孔子梦奠	118
梦中艳遇成真	118
梦中的汉字	119

周宣王占龟狗	120
梦兆迷信与“直应之梦”	121

第八章 “天机”偶露惊煞人

古代预言术的怪胎	123
西周的亡国之谶	126
秦王朝覆灭之谜	127
玄而又玄的《推背图》	128
忽必烈开国的预言	130
清朝兴亡之谶与民国的肇兴	131
万能的套子	132
昙花一现的轨革卦影	132
谶言与奸相张邦昌上吊	133
刘基预言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吗?	134
张献忠之死与诸葛亮记碑	135
封建末世的灭亡之兆	136
太监安德海之死与皇帝御书	137
有关辛亥革命的谶言	137
老北京城门之谶	138

第九章 相术预言的是是非非

最切近人生的预言术	140
相术预言对择偶标准的影响	141
从“脸谱化”看相人术的影响	142
从知人判断到相人预言	143
姑布子卿眼中的孔子	145
相君王以避祸	146

西汉的相人术预言	147
生活中的观人术	149
“脸都是后来自己作贱坏了的”	150
袁天罡相武则天	152
唐明皇为什么不杀安禄山?	153
陈抟与《麻衣神相》	154
半生不熟的相人之道	155
吴三桂和年羹尧的面相	156

第十章 文字预言与数字预言

仓颉——远古的抽象艺术大师	158
毕加索的公牛与象形文字	160
“六书”与测字术的渊源	161
两则笑话的启示	162
数字的魔力	164
“关公战秦琼”的“神数”	167
《推背图》中的字谜与数字谜	169
邵雍的测字法	171
“于寸言中立身”的谢石	172
生逢乱世的测字术士	173
《烧饼歌》里的字谜	174
至术无术	175
“字为心画”	177
命名术——字与数的神秘结合	178

第十一章 神秘的朕兆

预兆——非文字的预言	181
从气象谚语到社会预测	182
预言蒙太奇	184
山崩与地震的预兆	186
孔子的先见之明	187
隋炀帝灭亡之兆	188
天子与蜗牛	189
奇装异服之兆	190
泪妆,病态美和预兆	191
异音之兆	192
河图洛书带来的灵感	193
祥瑞——帝王的护身符	195
苦茶终于品出了味道	197

第十二章 预言与人体特异功能

道旁苦李及其它	200
换一副眼光看古代“奇迹”	202
野史笔记的认识价值	204
古人笔下的“异人”	206
风雨阴晴早知道	208
预知火灾的“异人”	209
僧人预知死期	210
“异人”与帝王	211
曹操与“异人”斗法	213
潜意识的奇迹	215

“附体”，还是集体潜意识？	216
---------------------	-----

第十三章 中国人的预言观

“文化快餐”之外的思考	217
循环无端，反复其道	219
世界的起源与终结	222
因果与报应	224
巧合——预言“应验”的条件	225
“瞎猜”的艺术	227
预言失灵的遁辞	228
用新的时空观看预言	229
超越时空的大智慧	231
“格物致知”的信念	232
预言——古人的未来梦	233
预言的生存悖论	234
“宇宙大爆炸”与预言的绝境	236
预言家的挑战	237
还是人类的宠儿	238

第十四章 中西方预言比较

《圣经》先知与中国预言家	241
《诸世纪》与《推背图》	243
刘基与诺思特拉达穆斯	245
星象术与扑克牌	247
星象术与手相术	249
茶杯预言术和命理学	250
预言的悲观论和乐观论	251

第一章 话说预言

预言是一种流行数千年，遍及全世界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远可溯及原始巫术，近可见于坊间书刊，闻于人们的街谈巷议，自谢深谙此道者，逢人便津津乐道，故弄玄虚；而懵懂昏聩者，则以不懂为耻，遂误入迷津。纵观历史，对预言毁誉纷纭，褒贬不一，人人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而毁誉皆由此而生，褒贬亦由此而定。预言无分高下，上至帝王贵胄，总统宰相，逮及骚人墨客，武将文臣，下到黎民百姓，贩夫走卒，人皆有缘，无不称奇。历史上有以预言治国的君主；有以预言进身的策士；有因预言败北的武将；有因预言获罪的廷臣；有以讲预言而致富的幸运儿；也有被预言弄得倾家荡产的倒霉蛋。因此，人们对预言既熟悉又陌生，既好奇又畏感，既欲穷其奥又讳莫如深，正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预言已经成为风靡全世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预言是人类认识上的盲点，它表明了人类自身的局限；预言是人类行为的黑洞，它使众多的探索者误入歧途而难返；预言是人类社会的游魂，它时隐时现，时而使社会状若死水，时而令社会动荡不安；预言是人类超越自身欲望的诱饵，尽管它在人类最

需要它时偏偏不知所在，在人类最得意忘形时给他们最无情的嘲弄，但当人类心灰意冷时，它又在频频向他们招手，燃起人们的奢望与企盼。

然而，人类毕竟不愧为万物灵长，凭着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始终不渝地探求着预言的奥秘。中国是个预言大国，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记录和汗牛充栋的材料，使后人得以窥见他们的足迹。同时我们也看到，预言的产生与传播，始终蒙着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既迷人且吓人，故历来流弊甚多，在一定条件下足以乱世，足以乱国，不可不察，而仅仅将其斥为“荒诞不经”，“子虚乌有”，并不能消除其神秘色彩，君不见，求神问卜，看相算命之风在当今社会仍屡禁不绝，一些毫无根据的命运迷信仍在制造着蔚为壮观的人世百态。因此，以史为鉴，驱散在预言问题上的重重迷雾，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通者姑存其说，扬弃前人的成果，已成为今人的任务。

远古何以会产生预言？今人往往对此存疑，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尽全力去从事生产，以维持生存，进而延续族类，他们何以有余暇余力去关心未来的祸福呢？其实，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预言正是因古人渔猎和农耕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自然界的灾变对他们往往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使他们的劳动前功尽弃，甚至危及生命，结果是本来就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更加低下，自身尚且不保，何谈族类的繁衍？所以，预测未来就成为与生产活动密不可分的功利活动。由此可见，预言并非初民的奢侈，而是与生产活动须臾不离的必需。远古时期，人类尚与蒙昧和野蛮为伍，对自然的认识也处于低级阶段，而预言活动正是人类趋利避害心理的最初反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早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曾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

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费尔巴哈》）这种意识是一种自在的意识，但其中也注定包含着最初的自为意识，在原始初民的生产活动中，预测短期的天气变化，不但是知天顺天，也包括以原始巫术与自然沟通，甚至操纵自然的变化成分。预言试图通过某些程式手段（如占龟，揲蓍，占星等）去获得未来的信息，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主动索取了。

当然，以蒙昧的方法得到的信息往往是不准确的，有时甚至是谬误的，这样一来，原始初民的自为意识就屡受挫败，一方面，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更感到自然力的神秘。这是一个怪圈，初民的自为行为反而增强了他们对天命的迷信，越是探求，就越是迷惘；预测未来反而迷信命运和定数。而越是迷信命运和定数，就越是想预知未来的祸福休咎。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历时数千年。直至今日，当代科学的昌明使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驾驭自然的能力也有极大的提高，于是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迷信，即对科学的迷信。事实证明，自为意识的绝对夸大，往往会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从而再度陷入对自然力的迷信和对人类自身能力的怀疑。因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腐朽，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地增加人与环境间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从这个角度上说，以历史上的预言现象为鉴，既有利于破除旧的迷信，也能够防止新的迷信的产生。承认预言现象的历史合理性，对其产生和传播以及社会影响

作出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评价，不但能够解惑释疑，而且有利于兴利除弊。

我国古代的预言现象可以上溯到殷周时代，其内容大都涉及天象、国事、农耕、战争、婚丧等重大事件。逮及魏晋，人的价值被再度发现和受到尊重，品评人物之风大炽，个人的命运受到关注，预言的内容开始转向对个人功名仕途、祸福财寿的推测。隋唐开科举以取士，身居下层而不甘贫贱的学子士人产生了以才学而不凭藉门第进身的希冀，因而更加看重自身的秉赋造谐和仕途前程，于是更求助于预言。随着古代预言内容的扩展和变迁，预言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远古社会的巫师，到为国君效命的卜筮者和占星术士，终于扩展到社会底层的算命先生和神汉神婆。

我国古代历史上虽未出现过法国十六世纪米歇尔·诺斯特拉达穆斯那样的具有世界影响有大星象家兼预言家，但也出现了周文王、姜子牙、诸葛亮、李淳风、袁天纲、僧一行、李虚中、徐子平、邵雍、刘基等众多预言术大师；而《易经》和八卦作为远古预测学的基础，更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堪称千古独出，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了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诗集《诸世纪》，因为《易经》是推测未来的哲理和方法论，而《诸世纪》只记录了诺斯特拉达穆斯预测未来的结果。

国外研究者认为，狭义的预言是极少数人凭借他们的罕覓天赋，通过所谓“时空遥视”而获得的来自未来或遥远异地的信息，这种能力无法由后天习得。我国古代预言史上极少见到此类记载，大多数被载入正史或笔记的预言者并非以其先天的特异功能而闻名，而是以其后天习得的卜筮、星象、易卦、命相、谶纬、堪舆等方法的出色运用而闻名的。我国古代的预言家并不能一律以“信口雌黄的江湖骗子”冠之。他们的预测活动不但要求他

们具有天文、历算、数学、地理、文字、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要求他们精通《易经》、八卦、阴阳五行等预测理论和预测方法。他们有的是早期的天文学家,有的是造诣很深的学者,代表着当时知识的发展水平,其中更不乏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文学家。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即使是民间下层的江湖术士,为了糊口,也必须懂得占卜之术。加上一些察颜观色的心理知识,才能维持生计。

中国古代预言家一般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神谕预言师和《圣经》中的大多数先知或某些具有时空遥视天赋的通灵者;后者是来自“上帝”或某种超自然存在的信息的传声筒,本人无需多么高深的知识和技能,更不知道什么预测秘术和理论;而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旧约》中的一些先知实际上是假上帝之名,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社会改革家,如阿摩司,何西阿,以赛亚等。西方历史上的星象家与我国古代预言家倒有些相似,即他们必须精通某种预测理论和预测手段,才能对未来作出令人信服的推断。

言及预言的社会影响,首先应当指出,我国古代预言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其现世的功利性。这一特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不注重来世和彼岸世界,其精神是入世,务实,追求现世幸福。无论儒家的入世,还是道家的出世,均强调人生的现世行为。孔子的学说教导人们追求现世的理想和抱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老庄思想的遁世阴柔,也是以柔克刚,以退存身,无为而无不为的现世行为准则的体现。因此,我国古代预言极少涉及来世,天堂,理想国度,阴司等虚无飘渺的境界,而是把重点放在今生今世的国家盛衰兴亡与个人的祸福休咎之上。从积极意义上看,这个特征符合富于人本主义色彩的人生哲学,有益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发展。

预言也正因为适应了这种现世功利需要，才得到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尤其是两汉以降，预言的内容已从对自然变化和对国事的预测扩展为对个人命运吉凶的预测，从而带上了更为鲜明的个体色彩。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比西方文艺复兴早一千五百多年。当西方人终于挣脱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提倡人权和开始注重现世的幸福时，中国人早已有了完备而复杂的（尽管并非完全科学）关于个人现世命运的预测理论和预测手段。

然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古代预言及预言术的社会影响更不容小觑，弊多利少应当是一种符合实际的基本估计。中国传统文化一向缺少超越精神和理论建树精神，而预言的制造与传播在客观上强化了人们的宿命意识，其流弊之深远，绝非古人始料所及。人们的兴趣从国运缩小为自身的吉凶，本无可厚非。但眼界仅仅限于现世的温饱，财富，仕途，则造就了鼠目寸光，唯利是图，乃至见利忘义，狗苟蝇营的芸芸众生。在西方，此辈被称为“非利士人”。时至今日，这种市侩意识已成为地地道道的落后市民文化的一部分。

当今，在经济改革大潮的冲击之下，商业竞争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准则；市场的风云变幻，股市的涨落起伏，个人的择业，择偶，收入，人际关系等亦难以驾驭，有些人愈加感到前途未卜，于是传统预言术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而应市，发挥着某种心理咨询乃至听天由命的麻醉作用，一些人把求财，求福，求安的希望寄托在命运的吉凶之上，甚至在电话号码，汽车牌号，住宅门牌，婚礼日期，配偶属相上，都表现出求福求财求顺的迷信心理，反映出精神的贫困。相形之下是人类优秀文化的贬值，图书馆的冷落，文化事业的萧条，乃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被嘲笑甚至被抛弃；这不能不令人扼腕。预言术成为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精神贫困者的心理寄托，的